

汽车在弯曲的山路上停稳后,老样终于到家了。这是他5年来第一次回家过年,此前这个湖南小伙辗转于宁夏银川和河北三河,在泡沫垫子拼成的地铺上潦草地过了5个除夕。

离不开传销的日子

每到过年,他都告诉家人自己在外地开物流站,“年底脱不开身”。在他所处的行业里,这叫“善意的谎言”,那时他有个坚定的梦想,把业绩做好,“两至三年月入百万元”。

有人提醒他,加入的可能是传销。老样当时反感这种说法,他相信自己是幸运的人,“挣大钱的机会永远都属于少数人”。

在“行业”的5年里,老样几乎用尽了所有力气,最后月入只有500元,并且欠了两万多元的债。

他甚至没有参加弟弟的婚礼,也没有出份子钱。这成为婚宴席间的笑谈,弟弟告诉他,“以后就当没有这个哥哥”。

为了扩大业绩,他“邀请”了最好的哥们儿加入自己的团队。几个邻居,甚至邻居的亲戚也接到过他忽然打来的电话,听他在寒暄中不经意间透露出的能赚大钱的工作机会。

他逐渐用尽了所有的资源,从一个基层的“业务员”,做到了“平台经理”。但他却觉得“行业”越来越难,没办法发展更多的“网下”,也收不到提成,到最后只能靠借钱维持日常生活。

去年4月,老样终于相信了自己从事的“直销行业”,其实就是传销。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内,他找到自己的“网下”,告诉他们“行业”里的一切都是骗局,然后安排他们离开。他拉黑了所有“上线领导”,不想跟传销再沾上半点关系。

“就像做了场5年的大梦。”老样苦笑着说。如今他在网上“连载”自己的传销经历,简介变成了“反传销志愿者”。

重返“真实的生活”

5年与世隔绝的环境,已经让他荒废了自己的专业。简历上他的毕业院校是武汉一所著名大学,但这没有为他换回任何一份工作。

后来他和两个从传销里出来的朋友一起,当上了外卖骑手。刚开始送外卖时,因为不熟悉路线,他经常因为超时被客户投诉。那时他电动车骑得也不熟练,一个星期下来,身上摔得全是大大小小的伤疤。

老样说刚从传销出来那段时间,是他最迷茫、最孤独的时期,“感觉浪费了以自己最好的5年,与社会脱了节”。

他一直回避关于传销的一切,但无论如何也摆脱不开。他和那两个介绍他当骑手的室友合租,每天下班回家,三个人都会打开电视,看一会儿后拿出手机,一起低下头玩一会儿游戏。

“3个人共同的经历就是传销,而且前几年的全部生活都只有传销。”老样说他和室友间有种心照不宣的默契,“大家都不会提传销的事”。只不过,老样说他和室友偶然间眼神碰撞时,双方都能读懂对方的心事。

老样的其中一个室友晓军坦言,传销是自己心里的一个包袱。“我在(传销)里面变得一无所有,整天骗人演戏都演累了,也养成了好吃懒做的习惯。”

开始送外卖后,老样为了提



老样从传销出来后当上了外卖骑手。

高送餐速度,高峰期8层以下他全部步行上楼。有一次为了赶时间,他一口气爬到20层,到客户门前时直接瘫坐在地上。他买了两辆二手电动车,每天轮换骑。最忙的一天,他骑了120多公里,爬了50多层楼。

2017年12月底的一天,武汉下着小雨,气温只有5摄氏度。他买的加绒衣服还没到,夹着雨水的冷风打在脸上,像刀割一般。那天外卖订单很多,老样上午9点出门,一直送到晚上9点才回家。微信运动里显示,他那天走了2.6万步。他躺在客厅的沙发上,觉得自己的2017年“过得太累太憋屈”。

他拿出手机,在自己经常发状态的自媒体号上打下了“我的2017”几个字。在文章里,老样第一次公布自己的传销经历。他说自己最后一次坐之前坐过无数次的三河市930路公交车,看着路边熟悉的建筑,想起几年来在这趟公交车上接到新人时的兴奋,“心里只有凄凉”。

第二天,他发现自己的文章竟然被推荐到了首页。很多人给他私信,有不少都是传销的受害者,他们佩服老样的胆量,惊叹老样把自己的传销经历说出来。

“我们也有共鸣,就是感觉现在出来真好。现在再苦再累过的也是真实的生活,之前的生活都是自己的想象,构建出来的,都是假的。”

现在,每天除了送外卖,老样要花大约3个小时写自己的传销经历。他记得自己从没提过,却无比清晰的细节。只有来新人时才可以吃到的“12元一只的鸭子”,领导在饭桌上讲过的无聊笑话,甚至银川或者三河传销窝点旁的某一个商贩的名字,他都记录下来。

我的青春都在那里

写出自己的传销经历后,老样和他两个室友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。

“现在我们经常开在传销时的玩笑,感觉那时很搞笑。”老样笑着说,有时他写文章时忽然想不起来什么,就会问他的室友,“大家不会再藏着掖着”。“那毕竟是我奋斗过的地方,也是我全心全意付出的地方。”老样感叹,他说自己甚至有些怀念在传销的日子,“我的青春、恋爱,和所有的激情都在那里。”

即使已经离开,传销的印记还是烙在了他的身上。他谈话时仍然会不觉间像在传销里时一样滔滔不绝,也喜欢在传销里的集体生活。

加入传销组织前,老样是一个沉默内向的人。后来为了欺骗更多的人进来,他不断锻炼自己的胆量和口才。当年老样有3个“网下”的时候,领导塞给了他一本“发展课”的资料。“那份资料连续不停地讲,也要讲6个小时。”为了掌握好,老样每天除了吃饭睡觉都在背诵,“比上学时都努力,硬把资料一字不差地背下来了。”

没有回家过年的5年

每到春节,上级就会告诉老样,“本来在‘地铺’也没几年,待下来跟兄弟姐妹们一起过个年,等你成功了想什么时候回家就什么时候回。”因此在传销的5年间,他没有一次回家过年。

老样记得2013年的除夕,下午警察忽然进来,抄了他们的寝室,逼他们回家。他说当时自己完全能忍受这些,他觉得这只是些“负面”,是自己成功路上的一种阻力,只会让他更加坚定。但是到了晚上12点钟左右,外面突然响起了此起彼伏的鞭炮声。老样说他从没像那天那样想过父母。那年他弟弟有事没有回家过年,只有父母两人在家。他拨通了妈妈的电话,他说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,话说到一半他就在电话这边嚎啕大哭了。

最终促使老样离开传销的,是他一直推崇的“全心全意的投入状态”。

那时他的女朋友也在传销里,她跟了一个新领导后,“忽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”。老样的女朋友很快成了团队里的榜样,“所有领导都夸她优秀,说我影响了她发展。”

女友也开始找各种理由冷落他,他无法忍受女朋友对自己的态度,找到她的领导理论,结果变成了一场激烈的争吵。老样因此被团队勒令“回家反省3个月”,他回到武汉,在老同学那里找到了一份临时的工作。

正是在那3个月间,老样忽然发现自己之前一直身处于一个“虚假的世界”。在传销之外,所有人都是脚踏实地的,没有那么多挂在嘴边的梦想。他仔细分析了传销的逻辑,发现它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局,“根本赚不到钱”。

他也清楚了,自己珍惜的那些传销里的真情、温暖,是建立在虚假之上的。现在他会忍不住怀念那种兄弟姐妹间的真挚感情,即使它经不起现实的考验。

他把这些虚假的生活陆续写出来,觉得自己轻松了许多。

给他留言的网友也越来越多,有的带着疑虑,向老样描述自己的遭遇;有的直接向老样求助,说自己的亲人被传销控制,问老样该如何解救。

在他协助下解救出来的第一个受害者,是从厦门被骗到了银川。那是老样“梦想”开始的地方。受害者跟他描述自己的遭遇,老样说他像看到了另一个自己。据《中国青年报》

钱仁风的新生活

云南巧家投毒案蒙冤者举行婚礼

钱仁风的新生活正在开始。3月3日,她的婚礼在丈夫老家四川叙永县举行。

2002年,一起发生在云南巧家县的幼儿园投毒案,导致幼儿园保姆、时年17岁的钱仁风入狱超过13年。此后,她被法院宣判无罪,并获得172.3万元国家赔偿。

钱仁风告诉记者,由于丈夫全家和自己都在广州打工,因此不久后,夫妻两人将返回广州工作。

婚礼

3月3日中午,钱仁风的婚礼在丈夫老家,四川泸州市叙永县举行。

丈夫姓白,在广州工作。“在这边呆一个星期,就要回到广州去了。”钱仁风说,自己目前在广州一家国企做宿舍管理员,每月高时收入3000元左右,“比较稳定”。

由于丈夫的父母都在广州工作,所以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,会定居在广州。“回到社会快3年,生活中还是会遇到一些困难,但好在新生活开始了。”

钱仁风的丈夫透露,自己一名亲戚与钱仁风熟识,并在两年半前,即钱仁风出狱不久,对双方进行介绍,“交往超过2年,前年和去年都去过她家。”其表示,自己此前对钱仁风的遭遇并不了解,认识后开始通过网络关注,“她受了很多磨难,苦了这么多年,要好好对她。”

“适应力”

服刑近14年,钱仁风从17岁到年过而立。在好心人牵线搭桥下,她来到广州一家工厂打工,负责管理宿舍、打扫卫生、收发物资。

她每天都起得很早,管理职工宿舍区,在厨房库房分发物资。工作琐碎繁杂,一周休一天。

职工宿舍房间64、电视机72、空调92、宿舍柜子84、桌子131、椅子158……钱仁风仔细数完宿舍区所有物件个数,记在纸上。“我怕别人问起来,也好回答。”钱仁风说。

广州是三十多年来,她去的最远的地方。“刚来那天,觉得楼高路宽,但这么大城市怎么就没

人呢?原来我走的是高速路。”

2个小时内,钱仁风喝了6杯水,这是她在狱中养成的习惯。情绪低落时,她一天都不吃饭,只喝水。

后勤工作并不是钱仁风擅长的事情,以她在狱中练就的缝纫功底,可以胜任纺织厂的工作,拿更高的薪水。“可我真的不想,一看到做衣服就想吐。”

出狱后10个月的钱仁风,展现出成年女子的适应力,熟悉手机、电脑、网络及日常生活。人群中,她没什么特别。可突然一句提问,依然可以显露出她十几年中的脱节:雾霾?那是什么?

“新生活”

与社会脱节多年,钱仁风小心揣摩着人情世故。

刚进厂时,她停不下来,下班后还在做事,进厨房把不是自己的事情揽过来做。她急于找到自己的身份价值。

守纪律、太过于正直,有时不够通融。这是多位工友对钱仁风的评价。前去各个宿舍抄电表水表,钱仁风看到谁的寝室没收拾规整,就用手机拍了图,直接发到公司微信大群。

刚开始,她并不适应广州的气候,总觉得过分潮湿。在当地人俗称的返南天里,钱仁风惊讶没下雨,地上也蒙着一片水。

也有人劝钱仁风回云南老家。

去广州前,她的代理律师杨柱就帮她设计人生道路:在昆明买套房子,以后开出租车。

钱仁风并不想在昆明生活,“我想找个地方重新开始”。可随着父亲年事渐高,钱

仁风想把十几年里相欠的父女情补回来。她进退难定,“只要不在云南,其他近一些的地方也可以。”

10多年青春一晃而过,她自卑地在意自己的年龄。

2016年10月,两人一间的寝室,钱仁风打扫的整洁清爽。粉色枕头、紫色床单,还有只一米高的黄色毛绒熊。“这是我男友在网上买的”,钱仁风羞涩地笑了,这是她鲜有显露笑容的时候。

父亲想让她快点成家,在普遍25岁前就结婚生子的村镇上,钱仁风的年龄已经超出太多。“现在好害怕一下子进入婚姻生活,可身边人都希望我赶紧结婚。”钱仁风有时在想,如果没有入狱,她应该会谈场多年的恋爱。

如今,恋爱两年后,钱仁风和丈夫举行了婚礼,他们的新生活正在开始。据《新京报》